

有一阵子聚会甚多。记得礼仪规范要求，职业女性上班或出席聚会活动，应化淡妆穿裙子。照礼说，是该捋飧一番，方对得起那些华堂美食、高朋师长。捋飧的念头，每次都在脑子里晃悠过。最终，都是素面朝天、一身牛仔 T 恤现身。

夏天的裙装倒也有几身，去年还穿过几次，今年却一次没从衣橱里拎出来。穿裙子，最好配高跟鞋，平跟鞋跟过膝的裙子配，很难穿出味道。自登山伤到右脚大趾，穿高跟鞋对我简直就是上刑，后来又做一次背手术，家里的高跟鞋不管新旧一律淘汰。只常备一双坡跟皮鞋，留待应付正式场合。现在，连正式场合也几乎不穿了。

牛仔 T 恤，真是最自在的装扮。这一点，我估计多数女性内心是赞成的。但如我一般，把牛仔 T 恤穿到宴会上，多数人不会如此。

怕被人笑话，此其一。也难怪，牛仔 T 恤穿到星级宾馆，是显得不搭调了点，寒酸了点，老土了点。弄不好，会被服务生低看一眼。怕被比下去，此其二。文友雅集，女性永远都是一道最靓丽的风景，香衣美饰，流光溢彩。天鹅群里钻出一只丑小鸭，有煞风景之嫌疑。

有了这两点，最自在的身体感受，已经被不自在的心理痛苦拿下。

为了给我的病脚以最大的解脱，我已顾不得那些心理上的不自在。而经常“顾不得”，也就慢慢没有什么不自在了。我的朋友们都是好风景，我就是那个欣赏风景的人，挺好。

读我的散文，有人羡慕我过得“小

资”；读我的仪表，有人在暗中惊讶我的土气和老相。实际上，我跟“小资”一点也挨不上边，只想过一份安闲舒适的烟火日子，土气和老相，权当我的资本注入。

这个世界没有一份免费的午餐，同样没有一份免费的自在。

一位女性朋友，年纪与我相仿佛，身家在千万以上，最近又忙着购买新的旺铺。她说，很累，两年前本想停下来的，但见到旁边的店经营那样红火，怎么也不能被比下去，“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她的想法，很像我三十岁时。我虽未置产业搞买卖，也对事业前程一步紧着一部。现在，却比她多了一点自在。

自在，从身体的自由，到心灵的安适，都是在做减法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欲望的减灭，内心的淡泊。弄潮儿在海头立，挽雕弓如满月，见雄强、气概，却不可能有一时一刻的自在。寒江独钓、野渡无人，冷清中，也许能觅出一种自在。

生在红尘，欲望、进取心总是不能完全寂灭的，于是，世间也没有完全的自在。比如穿衣，自在的边缘是社会礼仪、道德底线，你在大街上光着膀子喝啤酒吃肉串，自己自在了，路人的眼睛不

自在，这样的自在就要不得。比如做事情，你要敬业，不可以怠惰、糊弄差事，要填补那些怠惰者留下的空白，也会常常纠结、不自在。

去蔚县采风，一家老房子的影壁墙中央，只青砖雕刻着三个行楷小字，“小自在”，质朴、素净。小自在，或者就是自在需要拿捏的分寸吧。

小自在



边看边聊

乡情是良药

舟自横

的，也给他带去一份。

最大的关爱，还是体现在我老叔的身体上。因为我远在千里之外，力不能及，因此父老乡亲为他付出了更大的心血和精力。几年前，老叔患有前列腺疾病，很严重，也是乡亲们及时把他送到医院，并精心陪护。

这次，老叔在医院被诊断是心脏出了毛病，呼吸极困难，难受得白天黑夜地折腾。三四天下来，医生和两个乡亲累得筋疲力尽。

于是，又电话叫来一位乡亲。村支书也来探望过，并告诉医生尽最大努力救治老人。医药费，除却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其余的钱全由村子出。

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寡而不孤。老叔是幸运的，赶上了好时代，遇到了好人。在与乡亲交谈时，我老叔接到个电话，用免提，我听到了电话里一个他的邻居说，老爷子好好养病，不用着急，也不用惦记家里，你的大鹅小鸡，我都给你喂着。

乡情是良药，能够医治病患、孤独和创伤。对我老叔来说也是如此，对我这个游子来说也是如此。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热泪不由夺眶而出。

静下心来读好书

隽秀

搁置了。那么，宅在家里能用什么打发时间呢？上网电视睡觉老三样？不如捧一本纸质书籍，冲一杯冰镇酸梅汁，享受一个宁静的下午。所谓心静自然凉么。

看着自己喜爱的书籍，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这种安静、平和的心态让人忘却了暑意。这个夏天，让我们足不出户看遍好书。

方太过于拥挤，换来的，也许只有被忽略。

认识了一种新奇的果子，叫第伦桃。捡起来，发现果肉的形态类似于百合，一层一层地剥开，总想着里面是否会有不一般的发现，然而，最终看见的仅是几粒小小的果核。我们常常是这样好奇，想要探究生命的内核与外质。当我们一步步接近事物的核心时，却发现再也没有什么可供剥离。果的前身是花。金嘴蝎尾蕉在夏季里开得正是悠然，黄色的花瓣，木质化的红色苞片，与其说它像一条蝎尾，毋宁说它更像飞翔的小鸟。

自然，并不是所有的花朵都喜欢大事张扬，含羞草应是最内敛的一种了吧。它有着带有星状的粉红色的美丽花簇，和蕨类植

夜光杯



不期而遇 (英国) 托姆森

我小时候，最憧憬的是，能成为一名像我表哥表姐一样的——军人。

我的表姐十几岁时，就毅然自己报名参军。上世纪五十年代，远离上海和亲人。相片上齐耳短发英姿飒爽的她，穿着厚厚的棉军装，深深刻在我脑海里。我的表哥，他头戴大盖帽、带肩章着装的图片英俊挺拔，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1966 年，我高三临毕业的那年，正在紧张备战高考。一日校长办公室通知我去沧州饭店，说是军区文工团让我去面试。我满心欢喜，理想终于快要实现了。进了饭店，长长的走廊，一个人都没有，只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地跳。轻轻敲开房门，里面有几位高大的穿军装的军人，用今天的话说，

都是高颜值的。他们分别简单问了我几句话，就给我一张纸，让我读一下。我眼睛一扫，哦！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闫妮给忘本的陈喜的一封信。

我一字一句地读：“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陈喜。我们俩从两小无猜到参加革命，没有发生过一次口角……

那绣着一双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给他缝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我是把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把老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他这么多年，没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南京路了！我真为他的前途担心！指导员，你一直对他很好，你拉他一把吧……”

也不知怎么回事，读到最后，想到我参军后，可能马上会离开家，离开上海，我的眼睛酸酸的，眼眶里热呼呼的。

他们笑着点头，和我具体说了些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再后来，也没了音讯。随着紧张的高考复习，也就淡忘了此事……

夏天到了，火热的太阳让许多女生去外出旅游的计划搁置了。那么，宅在家里能用什么打发时间呢？上网电视睡觉老三样？不如捧一本纸质书籍，冲一杯冰镇酸梅汁，享受一个宁静的下午。所谓心静自然凉么。

看着自己喜爱的书籍，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这种安静、平和的心态让人忘却了暑意。这个夏天，让我们足不出户看遍好书。

物一般均匀对称的叶子。乍一看，一切似乎并无特殊之处，然而当你伸出手去抚摸它，甚至对着它吹了一口气，它都要羞涩地蜷缩起来，恰似古代的绝色女子，欲抱琵琶半遮面。它爱着自己，用别样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完美之躯。待到安全之际，重新绽放美丽。此羞，应是欲语还羞。

一棵空心的树兀立在我的眼前，和很多枝干虬劲的树木相比，它显得那样特立独行。把头探进空心的树洞中抬头仰望，能看见明亮的阳光自树梢泄入树的底部。这棵树的中心部分，整个空了。不可思议的是，树身上却枝繁叶茂。它失去了一些生命的体征，但是它却用碧绿的叶子向世人宣告：它还活着。

我曾经的理想

董月光

我从 1958 年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少儿演播小组，录音、演播。读书时，我也渴望当广播电台播音员。多年后，不知听哪位老师说，高中毕业前，电台曾来我们学校，可因我家有海外关系。我模模糊糊第一次意识到，“海外关系”对我的影响。

毕业后，我下乡了。我在乡下曾九死一生，医生给了我第二生命，我由此萌生了学医的梦想。

很偶然的一次去县医院，见到一位上海籍的院长。他医术很精湛，我告诉他，我很想成为院长一样的大夫治病救人，穿上白大褂。他对我说：“你有医生的气质，可以考医学院啊。”这应该是我第三个理想。再后来，在县里举行的选拔考试中我成绩优异，被医学院录取。遗憾的是，还是因为

在一座不大的人工湖边，我与一群水杉不期而遇。它们树形高大优美，犹如绅士淑女一排排婷婷地立在水中。作为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植物，如果不是因了旁边的说明，我几乎要忽略了它们的珍贵。250 万年前，这类植物几乎全部绝迹，唯有水杉保存了下来。我想，水杉是寂寞的，它们安静地遗世独立了 250 万年，才等来今天的与世界握手。也许，唯其耐得住寂寞，它们才没有被冰川，被种种自然灾害湮灭。很多时候，寂寞更是一种幸运。

穿行在众多生命的中间，我常常忘了它们只是植物。事实上，这个庞大的族群里，有老者，有少年，有美人，也有畸形。它们有爱憎，有情绪，有倾轧，甚至还有带着机巧的温柔的绞杀。它们一直都在言语，只是没有发出声音而已。

当年人们工作生活繁忙，上海的许多地方恐已无暇光顾。本文介绍几条猜射沪上地名和名胜的灯谜，权作“猜谜神游上海滩”，俾能使我们对这座誉称“魔都”城市的印象更加深刻和难忘。

比如：“群言堂”（打上海地名一），谜底为“人民大道”，“人民大道”即市中心“人民广场”的别称，谜面“群”是“群众”，与谜底“人民”对应，“言”就是“说话”，扣合“道”（注：“道白、说话”）。又如：“寇准府邸”（打上海地名一），谜底是原南市老城厢的“老西门”，“老西”原为人们对山西人的一种昵称，北宋名相寇准籍贯旧属山西，故民间戏曲中称其为“寇老西”，故以其名扣“老西”；“门”作“门第”，与“府邸”匹配。还有下列诸谜：“明皇室内讧”打上海青浦古镇“朱家角”，“明朝皇室”即“朱氏皇族”，所以猜“朱家”，“角”别解为“角斗”，扣合“内讧”；“年长者免费过江”打上海位于浦东西南部的“老白渡”，解释成“老年人可以白白渡江”；“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打上海两个地名：“徐行、康桥”，谜面出自现代诗人徐志摩的经典名诗《再别康桥》，谜底把嘉定和浦东的两个地名连缀在一起，解释作“徐志摩行走在康桥”，和诗的意境颇相吻合。

接下来再来看看关于申城名胜的灯谜：“天地”打上海革命胜迹“一大会址”（注：“一”和“大”，合成“天”，“址”就是地方，“会”作粘合词）；“纳兰性德之父请客”打上海浦东著名地标建筑“东方明珠”（注：“清词三大家”之一的纳兰性德，其父名“明珠”；“东方”别解成“做东、请客一方”）。这些“本地风光”味十足的谜作，都别具趣味。

文末再留几条春申地名灯谜给读者试猜一下：1.青云直上（打上海著名建筑一）；2.生旦净末丑演出地（打上海地名一）；3.步姿酷似“翔飞人”（打上海地名二）。谜底请见今日本版。

当年人们工作生活繁忙，上海的许多地方恐已无暇光顾。本文介绍几条猜射沪上地名和名胜的灯谜，权作“猜谜神游上海滩”，俾能使我们对这座誉称“魔都”城市的印象更加深刻和难忘。

比如：“群言堂”（打上海地名一），谜底为“人民大道”，“人民大道”即市中心“人民广场”的别称，谜面“群”是“群众”，与谜底“人民”对应，“言”就是“说话”，扣合“道”（注：“道白、说话”）。又如：“寇准府邸”（打上海地名一），谜底是原南市老城厢的“老西门”，“老西”原为人们对山西人的一种昵称，北宋名相寇准籍贯旧属山西，故民间戏曲中称其为“寇老西”，故以其名扣“老西”；“门”作“门第”，与“府邸”匹配。还有下列诸谜：“明皇室内讧”打上海青浦古镇“朱家角”，“明朝皇室”即“朱氏皇族”，所以猜“朱家”，“角”别解为“角斗”，扣合“内讧”；“年长者免费过江”打上海位于浦东西南部的“老白渡”，解释成“老年人可以白白渡江”；“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打上海两个地名：“徐行、康桥”，谜面出自现代诗人徐志摩的经典名诗《再别康桥》，谜底把嘉定和浦东的两个地名连缀在一起，解释作“徐志摩行走在康桥”，和诗的意境颇相吻合。

接下来再来看看关于申城名胜的灯谜：“天地”打上海革命胜迹“一大会址”（注：“一”和“大”，合成“天”，“址”就是地方，“会”作粘合词）；“纳兰性德之父请客”打上海浦东著名地标建筑“东方明珠”（注：“清词三大家”之一的纳兰性德，其父名“明珠”；“东方”别解成“做东、请客一方”）。这些“本地风光”味十足的谜作，都别具趣味。

文末再留几条春申地名灯谜给读者试猜一下：1.青云直上（打上海著名建筑一）；2.生旦净末丑演出地（打上海地名一）；3.步姿酷似“翔飞人”（打上海地名二）。谜底请见今日本版。

那个原因，我和“白大褂”失之交臂。我的理想，一一破灭。最终我成了一名三尺讲台上的教师。一站就是一辈子。有意思的是，我曾经的梦想，在我学生身上一一实现。

毕业后，成了军人的学生有很多。他们来看我，很英武地向我敬礼的瞬间，我每次欢喜得想掉泪。他们圆了我的军人梦。

毕业后穿上白大褂的博士生导师，过年给我发微信，说：“董老师，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您曾经给我的鼓励与鞭策。”我想起来了，她读书时是优等生，门门考第一。一件洗得掉了色儿的碎花的小褂子可以穿三季，除了冬天。

仔细读着她的微信，我觉得自己没当上大夫，有个教授医生的学生，也够宽慰自己的了吧？

今年春节，在新加坡电视台供职的小焦和在市幼儿园任教的资深幼儿教师来看我家看我。她俩都是我的学生一边一个，紧紧搂住我时，我好幸福！

我曾经的理想、梦想有过一个又一个，唯独没有——教师，这一职业。

奇怪的是，如果时光倒转，让我重新选择，我会选择教师，这一极其普通，我却以此为傲的职业。

无怨无悔。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